

曲苑第四冊

卷之四

劇說卷四

江都焦循

近伶人所演陳仲子一折向疑出東郭記乃檢之實無是也今得楊升菴所撰太和記是折乃出其中甚矣博物之難也

輟耕錄云千夫長李某戍天台縣日一部卒妻郭氏有令姿見之者無不嘖嘖稱賞李心慕焉去縣七八十里有私盜出沒處李分兵往戍卒遂在行旣而日至卒家百計調之郭氏毅然莫犯經半載夫歸具以白爲屬所轄罔敢誰何一日李過卒門卒邀入治茶忽憶得前事怒形于色亟轉身持刃出而李幸脫走訴于縣縣捕繫窮竟案議持刃殺本部官罪死桎梏囹圄中從而邑之惡少年與官之吏胥皂隸輩無不起覬覦之心者郭氏躬

餽食于卒外閉戶業紡績以資衣食人不敢一至其家久之府檄調黃巖州一獄卒葉其姓者至尤有意于郭氏乃顧視其卒日飲食之情若手足卒感激入骨髓忽傳有五府官出五府之官所以斬決罪囚者葉報卒知且謂曰汝或可活我與爲義兄弟萬一不保汝之妻尙少汝之子若女纔八九歲耳奚以依顧我尙未娶寧肯俾爲我室乎若然我之視汝子女猶我子女也卒喜諾葉遂令郭氏私見卒卒謂曰我死有日此葉押獄性柔善未有妻汝可嫁郭氏曰汝之死以我之色我又能貳適以求生乎旣歸持二幼痛泣而言曰汝爹行且死娘死亦在旦夕我兒無所怙恃終必死于飢寒我今賣汝與人娘豈忍哉蓋勢不容已將復奈何汝在他人家非若父母膝下比母仍如是嬌癡爲也天苟有知使汝成

立歲時能以卮酒奠父母則是我有後矣其子女頗聰
慧解母語意抱母而號引裾不肯釋手遂携二兒出市
召人與之行路亦爲之墮淚邑人有憐之者納其子女
贈錢三十緡郭氏以三之一具酒饌携至獄門謂葉曰
願與夫一再見葉聽入哽咽不能語旣而曰君擾押獄
多矣可用此少禮荅之又有錢若干可收取自給我去
一富家執作爲口食計恐旬日不及看君故也相別垂
泣而出走至仙人渡溪水中危坐而死此處水極險惡
竟不爲衝激倒仆人有見者報之縣縣官往驗視得實
皆驚異失色爲具棺斂葬于死所之側山下又爲申達
上司仍表其墓曰貞烈郭氏之墓大書刻石墓上至正
丙戌朝廷遣奉使宣撫循行列郡廉得其事原卒之情
釋之人遂付還子女終身誓不再娶此事描摹令人欲

泣雙珠記本此

村中演劇每演包待制勘雙釘事一名釣金龜此事亦見輟耕錄姚忠肅爲遼東按察使武平縣民劉義訟其嫂與其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屍無傷憂懣不食妻韓問之欽語其故韓曰恐頂顙有釘塗其迹耳驗之果然獄定上讞公召欽諦詢之欽因矜其妻之能公曰若妻處子耶曰再醮令有司開其夫棺毒與成類並正其辜欽悸卒時比公爲宋包孝肅公拯云

萊州閭瀾與柳某善有腹昏之約及誕閭得男曰自珍柳得女曰鸞英遂結夙契柳登進士仕至布政而瀾止歲貢得教職以死家貧不能娶柳欲背盟鸞英泣告其母曰身雖未往心已相諾他適之事有死而已鸞英度父終渝此盟乃密懇隣媼往告自珍妾有私蓄請以某日

至後圃持歸姬事可成遲則爲他人先矣自珍與其師之子劉江劉海言之江海設酒賀自珍醉于學舍如期詣柳氏鸞英倚圃以望以物付之而小婢識非自珍曰此劉氏子也鸞英詈曰狗奴何以詐吾財速還則已否則告官江海恐事洩遂殺鸞英及婢而去自珍夜半醉醒悔失約黑夜直入圃中踐血屍而躡臭之腥氣懼而歸衣履沾血達曙柳氏覺女被殺而不知主名官爲遍詢隣媼遂首女約自珍至血衣尙在不容置辨論死會御史許公出巡至郡夢一無首女子泣曰妾鸞英身爲賊劉江劉海所殺反坐吾夫幸公哀憐此獄死且不朽明旦召問自珍具述江海留飲事許捕二兇訊之具服誅于市而釋自珍爲女建坊以表之釵釧傳奇所由作也此見湖海搜奇乃釵釧記以閭爲皇甫以劉爲韓以

許御史爲李若水轉令本事姓氏不彰每爲之憾

閩中洛陽橋圯發石有刻文云石頭若開蔡公再來鄞人
蔡錫者永樂癸丑鄉試中式仁廟時以學行授兵科給
事中陞泉州知府錫至欲修橋橋跨海工難施錫無可
爲計欲以文檄海神一醉卒趨而前曰我能齎檄往復
乞酒飲大醉自投于海若有神擎捧之者俄而以醋字
出錫意必八月二十一日酉時也遂于是日舉工潮旬
餘不至工遂成載錫本傳此實事也人不知而以事附
蔡端明且以爲傳奇中戲妄之語非也

冬夜牋記云王曾少孤鞠于叔氏無子以弟之子澤爲後
而百順記傳奇則載其具慶生子事

王阮亭奉命祭江瀆方伯熊公設宴饒之弋陽腔演擺花
張四姐問所本阮亭默然公語人曰誰謂王阮亭博雅

今日爲我難倒

稗畦居士洪昉思昇仁人工詞曲撰長生殿雜劇薈萃唐人諸說部中事及李杜元白溫李數家詩句又刺取古今劇部中絢麗色段以潤色之遂爲近代曲家第一在京師填詞初畢選名優譜之大集賓客是日國忌爲臺垣所論與會凡數人皆落職趙秋谷時官贊善亦罷去秋谷年二十三典試山西同時驟車中惟携元人百種曲一部日夕吟諷至都門值長生殿初成因爲點定數折昉思跌宕孤逸無俗情年五十餘墮水死毛西河長生殿院本序云洪君昉思好爲詞以四門弟子遨遊京師初爲西蜀吟旣而爲大晟樂府又旣而爲金元間人曲子自散套雅劇以至院本每用作長安往來歌詠酬贈之具嘗以不得事父母作天涯淚劇以寓其思親

之旨應莊親王世子之請取唐人長恨歌事作長生殿院本一時句欄多演之越一年有言日下新聞者謂長安邸第每以演長生殿曲爲見者所惡會國恤止樂其在京朝官大紅小紅已浹日而織練未除言官謂過密讀曲大不敬賴聖明寬之第褫其四門之員而不予以罪然而京朝諸官則從此有罷去者

通州張孝廉異資擢士康熙初爲崖州知州有感于寇萊公事作崖州路傳奇詞甚奇崛賓白整齊又作麒麟夢鴛鴦榜黃金盆三種

元人吳昌齡西遊詞興俗所傳西遊記小說小異曹棟亭曰吾作曲多效昌齡比于臨川之學董解元也

興化李吉四名棟有犢鼻禪曲

池北偶談云袁崇冕字西野工金元詞曲所著春遊秋懷

諸曲足參康王之座同時有高應珙者亦工詞曲其北門鎖鑰雜劇論者以爲詞人之雄又有張國壽者善金元詞曲所著有脫穎茅廬章臺柳韋蘇州申包胥等劇在袁西野李中麓伯仲間皆章邱人又有張自慎者字敬叔商河人著金元樂府三十餘種太原萬伯修日北曲一派海內索解人眼中不得獨見張就山耳就山自慎別號也

香祖筆記云吾宗鶴尹兄掛工于詞曲作籌邊樓傳奇一褒一貶字挾風霜至于維州一案描摹情狀可泣鬼神傳奇小技足以正史家論斷之謬誣也鶴尹大父緱山先生作鬱輪袍及裴湛和合二曲詞曲家稱爲本色當行

周冰持雲間才士狂誕不羈善填詞時最稱其珊瑚玦開

場西江月云秀才之苦苦無加黃蘗黃連之下作者偶然寄托看官切莫疑嗟周郎亦是秀才家肯減了自家聲價茶餘客話云華亭周綸字膺垂才士不偶有子名稚廉字冰持少年以錢塘觀潮賦知名除夕署門云論家世如閣帖官窰可云舊矣問文章似談箋顧綉換得錢無二物皆松江產稚廉好食生蝸牛

曠園雜誌云錢塘沈孚中有宰戍記傳奇直逼元人爲明曲第一陸次雲作沈孚中傳云沈唳字孚中居武陵北墅填詞奪元人席所存者獨息宰河綰春園傳奇尤爲詞場稱豔

柳南隨筆云予所居徐市徐大司空聚族處也前明之季其族有二人並擅高貲一最豪奢一最恹嗇者則爲諸生啟新其族人陽初爲作一文錢傳奇以誚之所謂廬

止員外者指啟新也又云徐復祚字陽初大司空弼之
孫工詞曲若紅梨投梭祝髮宵光劍一文錢梧桐雨至
今流傳于世按祝髮見張伯起陽春六集非陽初作南
音三籟云紅梨逸其名

酒邊瓚語云顧大典字道行吳江人著清音閣傳奇四種
青衫葛衣義乳風教編而葛衣最傳

知新錄云覆水事乃姜太公少婿馬氏已離矣見太公封
齊妻拜求合公取覆水云云故戰國策姚賈對秦王曰
太公望齊之逐夫今以覆水爲買臣事非也

吾邑鄭超宗鴛鴦棒題詞云香令先生遺書以夢花酣鴛
鴦棒二劇屬子序一爲至情者一爲不及情者嗟乎人
情百端俱假閨房之愛獨眞至此愛復移無復有性情
者矣覽薛季衡錢媚珠事使人恨男子不如婦人達官

不如乞兒文人不如武弁其重有感也夫又夢花酣題
詞云夢花酣與牡丹亭情景略同而詭異過之如蕭斗
南者從無名無象中結就幻緣安如是危如是生如是
死如是受欺受謗如是能使無端而生者死死者生又
無端而彼代此死此代彼生榆柳一詩千吟百諷蛋和
尙提放傀儡碧桃花喬作轉輪所謂思之思之鬼神通
之未有如斯之如意者也嗚呼湯比部之傳牡丹亭范
駕部之傳夢花酣皆以不合時宜而所謂寓言十九者
非耶

滿牀笏一名十醋記合肥龔司寇門客作中入龔節度十
折于本文無關蓋爲橫波出色煊染也

明祁參政承燦集元明傳奇八百餘部益以本朝則益多
矣其中三家所撰最多朱良卿三十三本太極奏四奇

觀五代榮雙和合九蓮燈蓮花筏快活三玉數珠青風
寨飛龍鳳虎囊彈建皇圖黨人碑龍燈賺萬壽冠照膽
鏡瑞霓羅元宵鬧御雪豹石麟鏡吉慶圖漁家樂乾坤
嘯寶曇月纓絡會牡丹圖奪秋魁血影石一捧花餘四
本末詳李元玉一笠菴二十九本一捧雪人獸關永團
圓占花魁五高風雙龍鳳昊天塔兩鬚眉三生果牛頭
山武當山麒麟閣虎邱山長生像千里舟眉山秀連城
壁千忠會掛玉帶意中緣鳳雲翹洛陽橋太平錢萬里
圓風雲會羅天醮麒麟種萬民安禪真會元玉係申相
國家人爲申公子所抑不得應科試因著傳奇以抒其
憤而一人永占尤盛傳于時其一捧雪極爲奴婢吐氣
而開首卽云裘馬豪華恥爭呼貴家子意固有在也沈
寧菴屬玉堂二十本紅渠埋劍十孝分錢雙魚合衫義

俠鴛衾挑符分柑四異鑿井珠串奇節結髮墜釵博笑
翠屏山望湖亭者英會寧菴字伯英號詞隱生吳江人
說楮云邵宏治荆溪人作香囊傳奇至落日下平川不能
續其弟應聲曰何不云歸人爭渡喧平時邵方與弟爭
田因大喜割畀之今名渡喧田

說楮又云玉簫傳奇有云眼波眉黛不分明今教坊多作
眼皮眉黛何元朗嘗正之矣而不知所謂按南唐張泌
江城子云浣花溪上見卿卿眼波明眉黛輕始知元人
雜劇無一字無來處也

南音三籟云玉環記隔紗牕日高花弄影改元劇喬夢符
筆也喬煞尾末句云比及你見我那負心薄倖多管我
一靈先到雒陽城此等語不但慘戚抑且以之作收力
有萬鈞今以混入貓兒墜中急腔唱過大減分數矣

浣水續談云今傳奇有三元記載馮當世父商還妾歸生
當世將誕間里皆夢鼓吹迎狀元然考之方輿勝覽馬
涓南部人父從政歸妾感上帝得子而當世父名式爲
左侍禁以終非商也然則因馬氏事而誤以爲馮也事
載鶴林玉露似爲失實按鶴林玉露云馮京字當世鄂
州咸寧人其父商也壯年無子將如京師其妻授以白
金京師買一妾立券償錢矣問妾所自來泣涕言父有
官因綱欠折鬻以爲賠償之計遂不忍犯遣還其父不
索其錢及歸妻問買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
此何患無子果生京

金陵瑣事云段炳字虎臣秀才和元人馬東籬百歲光陰
一套足以壓倒東籬又云張四維字治卿號五山秀才
有溪上閒情藏于家友人刊其雙烈記章臺柳兩種